

致那些刚刚和即将消失的字音

玉渊杂谭 杨雪

最新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“说服”的注音变成了shuō fú，而不是shuì fú；最新版《新华字典》中，“骑”只剩qí一个读音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jǐ不复存在。当“糗米”从jǐng mǐ变成gǒng mǐ，“确凿”从quèè zuò变成quèè záo，那些不好不容易被语文老师再三纠正的“规范读音”，竟接连成为谬误。

乍看这些改动，读书时语文学得好的人可能很郁闷——曾经纠正大众读音误区的优越感戛然而止，少数人掌握的正确终究被多数人的裹挟而将错就错载入字典。但历史地看，字音演变其实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必然。大众语言表达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文化更迭的符号，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例外。比如，古英语的奥秘，英国人只能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探究；古汉语之高深，中国人也只能通过译注古文来窥见一二。

的确，要论语言的属性，工具第一，然后才到文化，字音“从俗”当然乃是首要原则。特别是一些生

活用语，如果是大多数人都习惯的读音，那不妨“随大流”，只要无伤大雅。比如，我也知道“六安”遵从当地人表述应读lù ān，但说起名茶“六安瓜片”时，还是习惯说liù ān，反正不影响会意。

至于一些文化属性大于实用性的字词，个人以为还是有必要咬文嚼字捋扯清楚的。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“衰”要读cuī，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的“斜”要读xié，类似的还有将(qiāng)进酒、阿房(ē páng)宫赋……虽然这些古音在今天的生活中早已销声匿迹，但对于语文教学、文化普及和传承来说，这些读音背后的故事、古文

的音律、平仄关系等等都是我们认知传统的窗口。特别是那些代表着独特词义和意象的字音，比如开头提到的“一骑”，用作名词时读作jǐ，但随着这个读音的消失，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和内涵也将中断。

这是一个互联网托起的造词盛世，大众流行语花样迭出，有的来去匆匆，有的逐渐成为脍炙人口的常用词。我们的语言习惯越来越趋于实用和随意，就好像一百年前白话的胜利一样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样一个“健忘”时代，更需多几分执拗的坚持来捍卫我们源远流长的语言文化。

桂下漫笔

百年情缘：黑岛与经远舰

杨仑

黑岛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东北小镇。与大连市河市区其他33个乡镇相比，除了两面皆海之外，这座平时静悄悄的镇子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近日，考古工作人员确认，甲午战争中被击沉的铁甲舰经远号，其沉船地点就在黑岛老人石海上，才让这座由渔村组成的镇子悄然走进了人们的视线。

其实，对于黑岛镇的人们来说，经远舰并不陌生。整整100年前，庄河官员、本地士绅在撰写《庄河县志》时，在第五卷兵事附中就明确指出，“舰在虾老石(即老人石)东八里许”。然而，这条记录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学界认可。

一方面，日本当年海军现代化程度较高，战争资料、记录相对完备。根据日方资料记载，经远舰以一舰之力与日本海军精锐、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、高千穗、秋津洲、浪速四条战船鏖战，最终被击沉。日方资料中详细记载了交战过程、沉没经纬度，一名日军军官甚至还绘制了一幅经远舰沉没图。凭借日方记载，多年来学界一直认为经远舰沉没于大东沟海域，因此对黑岛老人石外的沉船不甚重视。

另一方面，《庄河县志》中的记载错漏之处甚多。譬如将沉船的名字记录为“靖远舰”，船上官兵共有500余人，其中50余人逃生；将林永升官职记录为靖海侯；记载林永升管带拒绝官兵下船逃生的建议，与舰一同沉没海底等等。以上的说法，与史料记载明显不符。林永升从未被封为靖海侯，经远号上共有官兵247人，16人逃生；管带林永升、大副陈蓉、二副陈京堂等指挥官均是在作战中被炮弹击中身亡……

但这些都不妨碍100多年来，黑岛当地居民口口相传的那些关于经远舰的故事。7年前，笔者曾采访过黑岛镇时年91岁的老太王陈氏，她仍然记得长辈讲给她和兄弟姐妹们的故事：当天傍晚，海面上如何火光冲天，村民们如何帮助游上岸边逃生的士兵提供饮食、当地士绅如何帮助官兵返回故乡……

黑岛人对经远舰的感情不止于故事。早在民国年间，黑岛当地就曾筹款，在明代古庙夕阳宫中，供奉着林永升管带的灵位和塑像。这是因为，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：逃生的士兵曾告诉当地村民，经远号原本可以避免沉没，选择在一处浅滩搁浅，但由于此处距村庄不足百米，舰上官兵担心日军炮击的炮火会伤及无辜，因此宁愿葬身大海，以保全当地黎民百姓。

这个传说，在《庄河县志·祭靖海侯林文》中得到了印证。文中记载：在两舰沉沦、一舰逃走(指济远舰)，自身遭受猛烈炮火袭击的局面下，“侯(指林永升)尚存只舰，未逐波臣。欲求生命，宜遵海滨，舍舟登岸，俱可全身……”

这座夕阳宫新中国成立后犹存，最终毁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塑像、林永升牌位亦不知所踪。这次，国家文物局证实在大东沟海域发现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“经远舰”残骸，无疑增添了黑岛人民对经远舰百年守护的光彩色彩。

诚然，《庄河县志》成书仓促，撰写者中有官员、生员，也有当地的士绅、乡贤，书出众人，见识、学问不一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书中细节的错漏在所难免，但述而不作的原则，却被人们很好地坚持了下来。纵观县志中两篇涉及到甲午海战的文章，事件明显来源于人们的口述，且证明早在民国六年，就已经有人想打沉船的主意，发一笔横财。

另外，近年来的研究也证明了日军的记载其实并不可靠，其中自相矛盾、甚至说谎之处甚多。以沉船地点为例，日方当时发行的《二七·八年海战史》《日清海战史》两本书中就自相矛盾，其中一个经远度竟然在陆地上。根据其他补充资料来看，在日军最初的大东沟海战报告上，并没有记载经远舰被击沉的消息，由此可见，那幅日军军官的画作，多半也是凭空想象而来。

一个接近事实的推测是，装备了先进装甲防护系统的经远舰被四舰追杀，一直向母港旅顺方向突围，摆脱了日本军舰的追击后，最终在老人石海域沉没。

1994年9月17日，在甲午海战100周年纪念日前夕，黑岛镇当地政府为林永升管带塑造了一座巨大的雕像，雕像面朝大海中经远舰沉没的位置，昔日夕阳宫的位置，又重新修建了一座小庙，出海的渔民往往会到庙宇、林永升管带的雕像前祭拜。

无论如何，经远舰全舰将士奋战到底，至死未挂降旗，拼尽最后的弹药以身许国，唱出了一曲壮烈悲歌。正如经远舰二副陈京堂在大战前夜写给父亲的家书中那样：“兹际国家有事，理应尽忠……况大丈夫得死战场幸事(耳)……但尽忠不能尽孝，伏望勿以儿为念，则免儿忧于地下矣……”

甲午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一百多年，一个世纪的时光里，经远舰经历过误解、纷争、盗掘甚至遗忘，但黑岛镇的人们始终将经远舰挂在口上，放在心里，守护着经远舰的躯体与民族的记忆。这就是黑岛与经远舰的百年情缘。



植物也有意识吗

字里行间 雅倩

最近读到了朋友圈中的一条热门推送，标题是“那盆被欺负30天的植物，被骂死了……”。文章讲的是，有人在阿联酋宜家挑选了两株长得差不多的盆栽，套上透明罩子，放在校园里。每天给他们施一样的肥，浇一样的水，晒太阳也是同进同出。

不同的是，左边那盆上写着“这株植物被霸凌”，右边则是“这株植物被褒奖”。然后录好音并把音频在植物身边循环播放，左边一株每天聆听的音频是“你就是废物，你一无是处！”“你长得一点都不绿！”“你看起来像快烂了一样”。相比起来，右边这株受到的待遇就是殿堂级的了。说的都是“我喜欢你做自己的样子”“一见你就特开心”“你真的很美！”“这个世界因你而改变”。

就这样持续进行了30天后，最后的实验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——左边那株被语言攻击了30天的植物，活生生给骂枯了；而右边那株每天被夸奖的，则长得好好的。这个实验本意是为了证明“语言暴力”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。但就实验本身来说，却表明了植物似乎也是有意识的，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。事实究竟如何呢？

被这条朋友圈推文刷屏的时间里，我手边正好读的是《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》。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·查莫维茨的观点就是，植物也是有“意识”的，准确地讲就是植物对它们周围的世界有敏锐的意识。

植物能够看到什么？植物能嗅到什么？植物又能记住什么？在作者看来，它们对环境有意识，能够区分红光、蓝光、远红光和紫外线，分别做出相应的反应；它们对周围的气味环境有意识，能够对空气中飘散的微量挥发物产生反应；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被触碰，也

可以区分不同的接触；它们对重力有意识，能够改变自己的形态以保证茎向上长，根向下伸等等。所以，如果你触摸一片叶子，它会记住这种被触摸的感觉，但并不代表，这棵树会记得你。

这本书在植物学研究之外，带给普通读者最大的启示就是，千万不要小瞧我们身边的植物。其实，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基因差异并不像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。植物拥有极为精密的感觉系统，它们也有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的生存方式。

在自己动手栽培植物之前，其实，对于植物我也过于轻视了。直到我亲眼见证，随手种下的牵牛花种子，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间发芽、生长、开花，然后极具侵略性地爬满了几乎整个小院，而其他花草，似乎都成了这些牵牛花的手下败将。作为一年生的缠绕草本植物，牵牛何以能凭借本能缠绕一切可能借助的物体，无休止地扩张自己的地盘？它究竟是如何选择缠绕物，如何选择生长方向，又是如何干掉其他植物的？在这本《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》里，你都会找到解答。

再回到那个植物被“骂”死的实验。由于我们无法考证这个实验的具体情况，两株植物在实验前的健康状况、实验的环境、学生对植物是否采取其他措施等等。所以对于实验的结果，其实并不能完全采信。但听不懂人类的语言的植物，确实可以“听”到学生的言语，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两株植物有了不同的结局，需要对实验进行充分的论证，或在严密精准的条件下重新实验。我想，如果本书的作者也听说阿联酋的这个实验，也许会有兴趣继续研究。

所以，感性地说，如果你爱一株植物，不要忘了告诉它。虽然，它不会记得你的名字和模样，却能够感受到你的触摸，你对它说话时空气的流动，也许你就会成为它生命里唯一一个对它表达爱意的人。

摄手作

动感地带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

张实义摄



吴有训：搞基础研究，是为了探索未来

胡一峰



图① 吴有训

图② 1945年4月28日，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写给好友陈梦家的信。

图③ 1974年4月25日，马普学会主席R·吕斯特教授与吴有训(中)探讨未来科技合作。

吴有训是我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，在X射线研究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。说来也巧，他出生的1897年，恰好是电子被发现、物理学新时期来临的那一年。

1926年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吴有训，毅然回国。老师康普顿却对这位得意门生一直念念不忘。1962年1月，杨振宁在赠给吴有训的书的扉页上题词中写道，“年前晤A.H.Compton教授，他问我近况如何，并谓我师是他一生中得意的学生”，生动地记录了吴有训在美国老师心目中的地位。

回国之后，吴有训先后在江西大学、清华大学、

西南联大等多所大学任教。在科研和教学中，他十分注重“基础”二字。在他看来，“理学院的训练，力戒高调及空虚之弊。一方面对于课程不高深和数量，唯着重于基本的课程，力求切实与彻底。基本原理和事实的了解、问题的解决，为施教重要的部分。”他还说，“注意基本的课程，力求切实与彻底，这当然是一个原则。个人觉得这个原则，不但可以应用于理科的各系，大学任何院系的训练均不能违反这个原则，否则该一院系系必未上轨道，尚须改进。”可见，在吴有训的词典中，“基础”既是指基本原理、基本概念，也是指基础学科。

实际上，重视基础的课程，是民国时期名校

共同营造和守护的一种好风气。邹承鲁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，他说在西南联大，越是普通的课，越是高级的老师教。他的“普通物理”课老师就是吴有训。1946年，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，却依然为物理系本科生讲授基础课，并且倡导其他老师也走上基础课讲台。他的学生钱伟长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多年后，钱伟长回忆说，吴有训上课不照本宣科，“每堂讲一个基本概念，从历史的发展讲起，人们怎样从全面的自然现象和生产经验中，得到一些原始的概念，以后从积累的生产经验中发现有矛盾，又怎样从人们有控制的有意安排的实验中，来分辨这些矛盾概念的正确和错误，从而得出指导的概念。在进一步的实验中，又发现了这种概念的不完备性和矛盾，再用人为的实验进一步验证和分辨其真伪。”另一位学生王淦昌则回忆，吴有训总是告诫学生，“学物理首先要概念清楚”，而他教普通物理驾轻就熟、欣然乐为，“总能引人入胜，把学生带入繁花似锦的物理园地”。

吴有训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，不仅是在课堂上，对于课程考试和评分等教学环节，他也同样是一丝不苟地对待。据程陶庵披露的史料，1947年，吴有训在中央大学开设的“普通物理学”课中，30名学生的平均分数为95分1名，80分以上2名，70分以上5名、60分以上9名、36分至58分的12名，不及格率超过三分之一。随后，8名不及格的学生参加补考，70分以上3人、60分以上4人、最差的只得了24分。而且，就在吴有训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前夕，还为补报学生成绩，专门致函中央大学注册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吴有训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、数理化学部主任，负责全国科技发展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。1958年，中国科学院技术大学成立，吴有训是大学筹委会委员之一，还担任了第一学期的任课教授，为学生们讲授普通物理。当时的吴有

训已年过花甲，但讲课深入浅出，嗓音洪亮，听课者挤满了课堂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1968年9月，吴有训已是古稀之年，当时，中科院面临着所谓的“改革”和机构精简、人员下放，其结果很可能损害基础理论研究。当年9月14日，周恩来总理召集科委和中科院各单位负责人谈话。十二天后，吴有训和竺可桢联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，信稿很长，今天读来，其中虽然有当时历史情境中不得不用的“话术”，但依然可以读到，全信的中心思想是强调科学院必须重视基础学科建设。

我们应该感谢《竺可桢全集》的编者，收入这封信时，以注释的形式专门对吴有训改写过的段落作了说明，让我们在50年后得以清晰地看到吴有训对“基础”一以贯之的重视。信中这样写道，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和地学，而“物理学和化学尤为基础之基础”。“研究基础理论科学的人数不必多，但如毛主席所指示，仍应是中国科学院主要任务”。因此，“我们认为在不妨碍国防科研的重大任务的前提下，中国科学院应在物理、化学科学方面保留若干骨干和必须设备，庶几不致削弱研究理论基础的力度”。

1973年，仍在动乱中的中国，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调整和复苏。这一年的7月28日下午，吴有训会见当时的中科院副秘书长郁文谈话，又提到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，“搞基础研究，是为了探索未来”。我想，这可以视为吴有训一生重视“基础”之要义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吴有训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一样，迎来了新的春天。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不过，科学发展是应依赖于现实经济建设的发展状况，还是从基础科学抓起的选择题，又摆在了人们面前，吴有训再一次支持了后者，并组织全国专家开始拟定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发展规划。遗憾的是，1977年11月，吴有训与世长辞。40年后的今天，“未来”正以更快的速度向我们奔来，回味吴有训对“基础”的重视，应该更有现实意义吧！

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

